

□散 文

春节是一缕乡愁

张西武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时光悄无声息地溜走,新年迈着轻盈的步伐款款而来,一缕乡愁在不经意间悄然萌动,拨开岁月深处的记忆,一家人盼年,忙年和团聚的美好时光便在眼前闪现。

老家在东北一个并不遥远的小山村,那里有四季分明的大山和十几户淳朴的山里人。山很大,村很小,不会有精彩的故事,却有让人一生无法忘却的童年和回忆。梁实秋先生说,过年须在家乡里才有味道。没错的,家乡的年虽然简朴,却有让人难忘的期待和庄重的仪式感。一人腊月,新年便在美好的期盼中拉开了序幕,上学的放假了,在外地工作的也陆陆续续回来了,平时冷清的小山村和孤独的老屋,开始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在一个个寒星闪烁的夜晚,孩子们聚在热炕头打牌下棋、嗑瓜子看电视,老人们烤着火盆讲故

事、唠家常,谈论话题最多的莫过于新年的期盼,以及忙年的计划。

喝了腊八粥,忙年的日程早已排得满满当当;赶年集、杀年猪、扫屋子、磨豆腐、宰公鸡、蒸馒头、写春联、贴年画……大人孩子各有分工。最热闹的莫过于赶年集,一个腊月至少要赶三五个年集才能备齐年货,逢集的早上,大山上十几户人家,男女老少齐出动,呼朋引伴,翻越大山,再跋涉二十里路去镇上的集市,那赶集的热闹和兴奋劲让人回味无穷。孩子们并不在意买了什么年货,只是跟着凑热闹,一串糖葫芦,两挂小鞭炮就能让孩子的心里乐开了花。

年前最隆重的要数杀年猪了,大人们忙杀猪,孩子们凑热闹,等着跟大人一起享用美味的杀猪菜。一家家轮流杀年猪,几乎一个村子的人都会参与,这是老百姓

过年前的一项重大活动,也是对一年收获的庆祝。

春节在忙碌中一天天近了,人们对新年的期盼愈加浓烈,大人期盼团圆,孩子们期盼穿新衣吃美食。新年一到,远亲近邻走亲访友、串门拜年,热闹非凡。大年初二,女儿们携儿带女回娘家欢聚一堂,此时才发现曾经空空荡荡的老屋,竟然狭小到装不下一群儿女的欢笑声。

曾经的春节从腊月的盼年忙年,到正月的团聚和走亲访友,这悠长又美好的时光是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。如今住在楼房,网上网购,超市采购,吃的用的贴的挂的,一股脑就备齐了,再丰富的物资也体会不到赶年集、备年货、剪窗花、写对联这些迎年盼年忙年的气氛了。再也不用花心思去忙年的我们,一头扎在手机网络里,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,一切都像平常一样闲散。站

在高楼里眺望,满眼都是钢筋水泥的街道和高楼大厦的冰冷,感受不到人间烟火气,年味也正在我们的眼中逐渐淡化。

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几年前父母相继离去,我虽然离老家并不远,却仿佛一位游子,游荡他乡。如今过年再回老家,我已不再是归人,竟成了哥哥姐姐家中的客人,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老家成了回不去的梦乡,曾经无限依恋的温暖家园在风侵雨蚀中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土屋,曾经热闹的山村逐渐变成了记忆里的故乡。

有人说,所谓的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罢了。不错,父母在人生中的最后一站已经成了我的故乡,那是我小时候拼尽全力逃离、如今想回又回不去的地方。“年深外境犹吾境,日久他乡即故乡。”春节是一缕乡愁,在时光深处拨动思乡的琴弦。

□散 文

邵家茶炉子

张福勤

天蒙蒙亮,东大街上邻近竺家巷的邵家茶炉子开门了。茶炉子门面只有一间,开间小、进深大,里面不亮堂。烧茶炉子的邵正森戴副黑边眼镜,系条黑围裙,在灶台前不停地忙碌着。灶台正面挂了一块叫做木头围裙的木板,台面上有甄子锅、大锅,还有四个大汤罐围住一个炉口,门口支了一块放茶瓶子的木板,灶台背面紧靠砖墙,墙壁上凹进去一块,里面摆有一个煤油灯和一个放茶筹子的铁皮盒子。

灶台旁边有两个大水缸,水缸下半部埋在地下。水缸里的水用得差不多了,挑水的哑巴来了。哑巴个子不高,穿一双旧胶鞋,裤腿挽到膝盖上面,小腿上全是肌肉,他靠一根扁担和两只水桶挑水为生,常年挑水,后背隆起了一个大的肉瘤。

茶炉子斜对面巷子里有条大淖河,码头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木船,河岸边长了一排大树,鸟儿在河面上飞来飞去,一块长长的木板架在河边,人们在上面淘米洗菜汰衣服。挑水的哑巴挑着水桶,直接趟进水里,舀起一担子水,挑着快步走向邵家茶炉子。茶炉子两个大水缸的水挑满了,邵正森老伴放进明矾,拿根竹竿慢慢地在水缸里搅拌,水面旋起了一个大漩涡,等一会沉淀下来,水清澈得一眼见到缸底。

早市忙过了,邵正森从灶台上大汤罐里舀点开水倒进茶杯,泡杯茶,坐在炉灶旁边的木头方凳上歇一下,吃点早茶。茶炉子不能离人,他一天三顿饭都在灶台旁边吃。

从早到晚,茶炉上忙得不得了,尤其到了晚上,充水的空茶瓶摆满了放茶瓶的木板,好些人空茶瓶没有地方放,只好拎在手上,站着等充水。邵正森看这么多人围住茶炉子,心里着急,不停地把四个大汤罐木盖子轮换打开看看,水就是纹丝不动。炉膛里烧的煤炭,火一下子不上来。他用炉钩把炉膛出灰口钩几下,把台面上炉口铁盖移开,用铁钎子把炉膛里煤炭捅几下,用铁皮小畚斗铲了几下子着糠倒进去,炉膛里一亮,火旺了起来。撒在炉口边的着糠用小笤帚扫进炉膛,把炉口铁盖盖好。

不一会,四个大汤罐水全开了,冒着白气。邵正森收了竹片做的茶筹子(一分钱一瓶水),在茶炉子暗淡的灯光下,把茶筹子凑近眼镜,仔细看清上面有火烙的“邵”字,放到铁皮盒子里,把漏斗放到茶瓶瓶口上,拿水舀子从大汤罐里舀一舀子开水,侧着身子,给水瓶子充水,耳朵听着茶瓶里水的声音,水充满了,不要溢出来。这时茶炉子雾气腾腾,有点像草巷口的澡堂子。

晚市忙过了,邵正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,忙了一天,明天还要起早。他用煤炭把炉子封起来,解下黑围裙,上好铺闷子门,拖着疲惫的身子,朝西边不远处的家中走去。昏黄的路灯下行人稀少,东大街上冷冷清清的。

□随 笔

慢一点,又何妨

乔 欢

曾经看过一则笑话,一个说话慢、吃饭慢、走路慢、做事慢、思考也慢的人,居然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老人。

记者去采访他,这位长寿老人的语录堪称经典,他说:“妈妈曾骂我:慢得要死。可我死,也好像比别人慢。我妈妈死了好多年了,那些催我快的人,也都死了。”“世上没有急事,只有急人。”

这则笑话令人哑然失笑的同时,也启迪我们思考:是啊,急什么呢?很多关于生命本质的事情都是急不得快不了的,需要慢慢来。时光最是匆匆。在生命的长河里,时间是最无情的,不管你想不想,乐意与否,它总是埋头赶路。世界上最奢侈的愿望,就是让时间慢下来,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秒。

因为时间的匆匆,年龄如期增长,白发悄然丛生,一日又一日,一月复一月,一年催着一年,就这么倏忽过去了。我们追逐着时间的脚步,却总也追赶不上,直至生命的尽头。静听时光的声音,“滴答”“滴答”,多想让它再慢一点啊,慢下来,青春才会常驻,生命之树才能常青。

交朋友需要慢慢来。俗话说:“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。”真正的朋友需要时间的检验。人隔肚皮,有的人当面对你殷勤有加,却在背后暗捅你一刀;有的人嘴上甜得抹蜜,实际占尽小便宜。这样的人,初次交往难免会被其迷惑,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相处,才能看得清楚看得透彻。

爱情和婚姻也是快不得的。“闪婚”的结局大多不太好,要么是“闪离”,要么是婚后摩擦不断、争吵频频。如果当初能慢一点,给彼此时间互相熟悉,婚姻会更温暖和谐。婚姻最幸福的样子,就是白头偕老,蜜月期的甜蜜易得,白首时的恩爱不易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婚姻才是最令人羡慕的人生归宿。

诚然,现代社会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,每个人都步履匆匆,工作上追求高效,生活中寻求快捷,连约会都是争分夺秒、掐着时间踩着点儿。正因如此,我们才更应在心中保留一方舒缓的慢天地,忙中偷闲享受慢生活。

享受慢生活,可以在繁忙工作日的午休时间里,喝一杯咖啡,看几页闲书,翻一本赏心悦目的画册;可以在周末,一边听着音乐,一边精心烹制饭菜,犒劳全家人的胃;可以是认真陪伴父母和儿女,一心一意地倾听,远离手机的干扰;也可以是在阳光下侍弄花草,聆听生命缓慢拔节的喜悦。

慢,让人沉静,使人澄明,令人洞见生命的真谛。很多事情,欲速则不达,慢一点,又何妨?



仙境之桥

福 华 摄

□散 文

河畔梅

路来森

梅,是腊梅(亦称蜡梅、黄梅——其花,色黄)。不多,只有几株,散落在河之畔。几株,亦好,疏疏落落,愈加彰显出梅之清姿。临水而立,顾盼多情,颇有几分美人照镜的情味儿。

腊月,腊梅开,时令拿捏得极准,至少,在北方是如此。花期颇长,可至来年正月。

岸边是梅,梅边,是小道。冬日晨练,我几乎,天天从小道行过,所以,我就天天见到那几株梅——见它生长,见它蓄蕾,见它花开。

秋末,一场场大风刮过,梅枝上的叶片,掉落殆尽,只剩下根根光秃秃的枝。梅枝,长得“任性”,无姿态可言,谈不上美;但好在,梅枝瘦而硬,瘦而硬的梅枝,劲道、力量,有骨感。特别是冬天里,凛寒而耸,孤绝、挺拔,似斗士。

掉净叶片的梅枝,是在为梅蕾绽出,做准备。该如何形容梅蕾的绽出呢?

乍然的,不经意的。仿佛只是一个夜晚,第二天早晨经过时,梅蕾就出现了。一粒,一粒,一粒粒……极小,像极了一粒粒的高粱粒。它不是“生长”,它是“凸出”,对,是一点点“凸”出来的。每一粒花蕾的花蒂,都紧紧地盘在枝皮上,那花蕾,仿佛是在挣脱,在突围,终于从枝皮上凸出了。高粱粒状的花蕾,最初,是包着一层深红色外衣的,但随着花蕾的长大,美人宽衣解带一般,“外衣”就渐渐裂开,裂开,裂开的缝隙处,则露出金黄色的花瓣,只是那花瓣,团着,尚未舒开——一副欲露还羞的娇态。

花蕾愈大,花瓣,便绽裂得愈加厉害,终于,瓣瓣分明,金黄灿灿,霍然间,就全然绽放了。花色,真黄,一种蜡质的黄,厚重、滑溜,仿佛腊月的一番风韵,全都集中在这一瓣瓣的腊梅花上了。

姿态也美。细枝上,一串串,一串串的,极是密集,像是串起的朵朵金花;老干上,一簇簇,一簇簇,却是极其疏落,星光灿灿。

花,也真香。冷香四溢,远远的,你就闻到了。临水而开,仿佛就觉得那冷香,愈加凝重,愈加浓烈了。尤其是无风之时,那种冷香,氤氲着,浮漾着,人处树间,简直就被腊梅的冷香淹没了,你无法逃脱,只好沉陷。

那一晚,我独自来到河畔,清赏腊梅。河水,结了一层薄冰。水清,冰亮,冰亦白,冰面如镜。弦月西斜,冷冷地投在冰面,安静如处子。弦月之下,腊梅依稀,枝暗花明,那份黄,似乎愈加亮了——清清的亮,冷冷的亮。梅枝投在冰面,枝杈纵横,朦胧、疏疏,似米家笔法。只是没有水波,不能摇动,但那份横斜的姿态,依旧美,到底是腊梅啊,冰寒之下,仍不失其风姿。梅影疏疏,荒寒清绝,别具一番美的风致。

梅香漫洒,在月光上,漂浮;月光,似也融入了梅的冷香。那个夜晚,梅香,月亦香。我抖一抖衣服,转身离去,带走一袭月光,带走一缕梅香。

腊梅与雪,似乎有一个约定,因为,每当腊梅花开时,天,是总会落一场雪的。

那一夜,天,果然就落雪了。

第二天早晨,我晨练至河岸边。梅花,被雪覆盖了,但也只是浅浅的一层。浅浅的一层,只是盖住了梅花的上部,余下的大部,却依然绽放着,梅瓣依然挺耸、凛然。那一层薄雪啊,像是给一朵朵腊梅,笼上了一层清浅的梦,氤氲出一神秘幻般的美。

雪白,花黄,世界在那两种鲜明色彩的对比中,哗然靓丽了。

一群麻雀,骤然来临,在梅枝上啄啄。它们是闻香而来,还是迷色而来?肆意的啄啄,颤动了梅枝,于是,雪片纷纷,于是,梅花乱颤,像猛然间,被巨大的情爱冲击的女人,花枝招展得醉了,醉了……

哎,不写了。河畔的腊梅,又要开了。明早,还是看花去吧,看花去吧。梅香,已经行走在路上了……

□散 文

不来忽忆君

章铜胜

定就有什么事情相商,或是有多少话题可以畅谈。我常怀疑这样的友情是不是淡了一些,情不深,可细一想,却也未必。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,真正的朋友之情,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。

我有一位朋友,和我不在一个城市居住,我们平时很少见面,也不大联系,大约一两年时间见一次面,有时几个月也不联系,好像早已忘记彼此了。可他对与我相关的事情都很关心,即使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听来的消息,他也会记在心上,有些我已忘却的经历,他都记得很清楚。我们聊天时,他会帮我补充一些我也会忽略的细节,而且总是恰到好处,最好的朋友也不过如此吧。我平时不大想他,就在这几天,稍一闲下来,一个人眺望窗外的那个人工湖,看到细雨中湖边的烟树岚岚时,就会想起他来。想起有一年的元旦,他特意赶来看我,我们就站在另一个湖边,在蜡梅的花香

□诗 歌

一月,繁华的序章(外一首)

李继红

在季节这个大色块里
一月是最好的底版
它只占了一年中十二分之一
但它却要撑起一年里最耀眼的星

心的路口
绕都绕不过

小寒之后

并且,要接收的信息太多了
既要收留往年的厚重
又要打开来年的轻盈
在这样繁忙又繁华的序章里
它一边要摘下北风晶莹的轻愁
一边又要陪伴期待圆满的红色灯笼

冬在掌心
给前一天打了个小结
又向后天一层层袭来
像无数的力在我身后推我伸手

把逃走的光亮装进衣兜
夜晚,如数家珍
把收集的温暖
从屋里的窗花
一直开到了屋外

□诗 歌

爆米花(外一首)

徐满元

以一簇硬柴禾
吐出的烈焰为沃土
于腊月末梢
绽放出的朵朵奇葩
用年味的特殊身份
将小山村的胃口高高吊起

亮 瓦

像一壶醒世名言
卤水点豆腐似地
让身陷黑暗的泥潭的老屋
总能化腐朽为神奇

也把我的童年
打扮得趣味盎然
以至于我和小伙伴们
群蜂似地围着花香转个不停
而那冒着浓烟的阵阵巨响
仿佛定音鼓
为即将开奏的春节组曲
打着故乡祖传的节拍

仿佛老屋睁开的慧眼
日升月落,云卷云舒
草木荣枯般演绎于视野之中
风吹雨打只当善意的爱抚

直至今日,农历年
贯临时的铿锵脚步声
总能缕缕春风般
将酣睡在我记忆枝头的爆米花

不知疲惫地替老屋
翻译着阳光和月光
即使有霜雪从中作梗
仍能将光明的大意说清

花
准时唤醒

有了亮瓦这块护心镜
身披瓦片密织而成的灰色铠甲
的老屋

叫春夏秋冬的箭矢
都无法射穿呵护我童年的梦境

□随 笔

记忆只是一种情感

周 实

1
他说碰见了初恋情人。

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他不停地“可是”着。

我问怎么样?
他说不好说。一别三十年,一大片空白。即使你再善于辞令,再谨慎应对,怀有有多么好的愿望,那片空白也难以跨越。能够填补空白的,只有四目相视的微笑,以及对于往事的回忆。

3

餐馆里,我和他,坐在一个角落里。他说了他的婚姻,说起婚姻渐渐蜕变,说起当爱不复从前甚至消隐无踪的时候,内心涌出的那种悲凉,记忆之水裹挟着他,他看见了很久以前,爱情刚开始的日子——那个曾经的无邪少女,面庞明净清新可爱,透出花一般的羞怯。

他问我如何定义回忆,或者说回忆像什么?
他知道我有话要说,就说不知道。我说就是从从前的一切,突然之间又回来了。一头猛兽从身后扑到你的脖子上,要将你的这颗脑袋当成他的一顿美餐,好好地享受和品味。

他说:不错,说得很好,这个比喻真的很好。

2

人一辈子多多少少总会遇到些爱的时刻,应小心地铭记于心。
人其实就活在这些回忆之中的。
可是,记忆靠不住,人能回忆的,只能是情感,而非外在的显现。

我说迷惘起于猜疑。
他没有作任何解释,因为他已懒得解释,没有什么可解释的,没有多少要解释的。

他说有次他想凭着自己的记忆画画朋友,那是他曾亲爱的呀。可是,他一拿起笔,她的面容就模糊了。

我记得我不久前也跟我妻子聊过类似的话题,她说:唉,男人呀,这些男人们,怎么就是长不大呢?还无邪少女呢,你自己还是那以前的无邪少男吗?

记忆只是一种情感。他说。
情感没鼻子,没脸颊,没嘴唇,情感不是准确的。他说。

男人们一旦厌倦了婚姻,惯用词就是女人变了。女人怎么会变的呢?怎么从林黛玉变成贾母了?再说,贾母就不好吗?年纪大的人,若不做贾母就会做那刘姥姥吧?即使就是刘姥姥,其实也有可爱之处,但你会爱吗?

可是,画画的最高标准,除了准确还是准确呀!他说。

我有时想,男人们,如果有可能,还是找机会,多和女人聊聊天吧,那一定是有益处的。

事外出,还是无缘相见。他在电话中和我聊了好一会儿,聊他的学习经历,做学问的一些经历,还给我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。

最近,我还想起另一个人,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我和他没有见过面,只是通过几次电话。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,是因为文字,他的一篇考证文章和我的一篇散文发在一家报纸的同一个版面上了,他通过朋友找到了我的电话。那时我不认识他,因为这样的文字之缘,我们相识。

他第三次打电话来,是在一个晚上。电话接通的时候,我就听到他的声音里有一点兴奋的情绪。他说,在一家知名报纸副刊上看到一篇文章,一看文章的题目和内容,就猜出是我写的,再看作者果然就是,于是马上就给我打了电话。他谈了读那篇文章的感受,还要给我寄样报来。我不想麻烦他,没有给他地址。他说他已经很熟悉我了,熟悉我的文字、经历和爱好。那篇文章的题目是《为何梅花消息》,我学过园艺,文章中常有与草木相关的内容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这些,是熟悉我的朋友告诉他的,还是从我的文字中了解到的呢,我没想到他会一直留意我的消息。想想,他如此关心着我,会为我而高兴,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?他比我年长近四十岁,从党校校长的岗位上退休,是前辈学人,而我只是无名之辈,因为文字,我们成了忘年之交,这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我们虽素未谋面,但这几天我又想起他了。惟愿先生康健,容我有机会聆听教诲。

第二次接到他的电话,是他回到家乡,与老朋友聊天时说起我,便打了个电话过来。此时我才知道,他与我同乡,现寓居上海,难得回来一趟,想约我见面。可事不凑巧,我因

相见本无事,焉能不忆君。